

塞上文艺名家书系  
癸巳冬  
马知遥

马知遥  
著

# 马知遥文画选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马知遥（1937— ），原名马明春，回族，湖北沔阳人。196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油画专业。曾任宁夏展览馆美工、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历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长期致力于回族文学的创作与研究。发表中短篇小说《古尔邦节》《黄米干饭》《静静的月亮山》等，出版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等。小说荣获宁夏第二、四、五届文艺评奖优秀奖（不分等）、一等奖，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宁夏第四、五、六、七届政协委员，宁夏文史馆馆员。

# 马知遥文画选

马知遥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马知遥文画选 / 马知遥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6. 9

(塞上文艺名家书系 / 杨梓主编)

ISBN 978-7-227-06440-4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文艺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3881号

塞上文艺名家书系  
马知遥文画集

杨梓 主编  
马知遥 著

责任编辑 杨敏媛 白雪

封面设计 黄河浪

责任印制 肖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mailto: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mailto: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2646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9.75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440-4/I·1662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塞上文藝名家系列

癸巳冬  
邦詒平



# 序：长河潺流两山间

郑歌平

宁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回汉各族群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六盘山与贺兰山之间的大地上，黄河从古到今潺潺流过，黄河文化、回族文化、西夏文化、红色文化等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塞上大地呈现出思想艺术俱佳、风格独特多样、雄浑典雅并存的文学艺术景象。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宁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宁夏文学艺术也伴随着自治区的发展而繁荣，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一大批有朝气、有才华、有创意的优秀文艺人才，以讴歌时代、讴歌人民、凝聚力量、鼓舞人心为己任，辛勤实践，努力耕耘。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深情讴歌了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程，生动描写了宁夏各族人民生活，充分展示了生活中源远流长的真善美的情愫，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宁夏人民奋斗拼搏的心灵图景。宁夏文学艺术已经成为对外宣传宁夏的一个明亮窗口，一张引人关注的精彩名片。

在文学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历尽人生磨难的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之后的慷慨悲歌重归文坛，他的中短篇小说三次荣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并被搬上银屏。同时，一批中青年作家佳作迭出，共同推动着宁夏文学的发展。90年代，宁夏设立了繁荣宁夏长篇作品创作的“金骆驼丛书”，活跃了长篇作品的创作和出版。进入新世纪，宁夏文学由一棵“绿化树”到“三棵树”“新三棵树”，再到郁郁葱葱的“文学林”，宁夏青年作家群集体亮相全国文坛，纷纷摘得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文学期刊奖等，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各种全国选刊选本等，宁夏文学创造了继张贤亮之后的第二次辉煌。

在艺术方面，各文艺家协会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认真履行联络、协调、服务的基本职能，以“出人才、出作品”为中心，大力举办各种展览、演出、出版、评奖、研讨、交流、采风等活动，积极参与国家级梅花奖、金钟奖、荷花奖、兰亭奖、金像奖、牡丹奖、山花奖等奖项评比，频频获奖。不仅为宁夏艺术事业赢得了荣誉，也为宁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对宁夏前辈作家、诗人文学创作成就的回顾、总结和肯定，对宁夏文联前任领导的

敬重、缅怀和回忆,2006年10月,由宁夏文联编辑的《石天剧作选》《李震杰诗文选》,以“霜叶红丛书”的形式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得到了宁夏文学艺术界的肯定和好评。

为秉承文联传统,服务文艺名家,汇集优秀作品,树立学习典范,弘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为建设开放宁夏、富裕宁夏、和谐宁夏、美丽宁夏增光添彩,宁夏文联决定启动“塞上文艺名家书系”工程,为宁夏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国家级会员、德高望重且成就突出的文艺家,为宁夏文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各个门类的领军人物,编辑出版代表性、经典性、权威性的作品选集。2014年5月,“塞上文艺名家书系”工程第一辑《肖川诗选》《冯剑华文选》出版发行。2015年9月,第二辑《路展童话选》《吴淮生诗文选》《张贤亮诗词选》出版发行,在宁夏文艺界产生了普遍的赞誉。这次编辑出版《曾杏绯国画选》《高嵩文艺评论选》《马知遥文画选》,必将为宁夏文艺的繁荣产生积极的影响。

“塞上文艺名家书系”工程由宁夏文学艺术院负责实施。期望文学艺术院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发挥“培扶人才,编研作品”的职能,以流芳百世为目标,选取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做好资料搜集、编辑校对、设计印刷等各项工作,使书系工程成为我区文艺界的一个响亮品牌,成为外界了解宁夏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成为宁夏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一个具体看点。

是为序。

2016年7月15日于银川

# 目 录

## 卷一 小说

003 开斋节

019 幺叔

## 卷二 散文

049 在故乡的土地上

055 贤亮老哥,你等着我

## 卷三 杂感

061 中国油画的尴尬和误区

066 关于中国画的思考

069 中国人应活出自己的品位来

074 罗丹与巴尔扎克

076 心灵的家园

——读古原散文集《西海固情节》随感

078 胡正伟的艺术之路

083 张少山的艺术蜕变

085 吴冠中,一个可爱的老头儿

087 纪念王文彬先生

089 沉默的力量

——读宁夏参加第十五届全国版画展览作品有感

092 他永远捕捉阳光

——观三弟鸿声画展有感

094 泸沽湖:现代版的桃花源

096 人性的呼唤

——读张学东的长篇小说《给蝌蚪想象一种表情》

098 依仗孤单而强盛起来的石舒清

102 走出沙沟的了一容

104 杂说民族精神

——兼贺《中国回族文学通史》面世

- 106 路展,值得尊敬的文艺家  
 108 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  
 110 不要忘记那个年代  
 113 中国人与油画  
 115 文学的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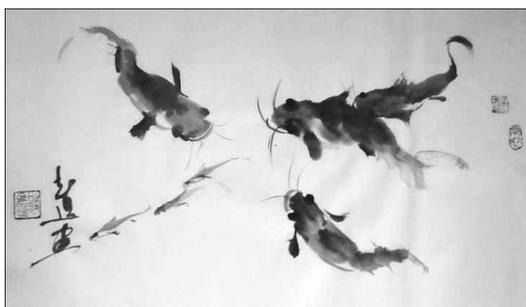
#### 卷四 篆刻

- 119 知遥之作 沔阳人民 马 马回回 布衣  
 120 刘正谦 马知遥 张 李 肖形印 兽医张武  
 121 石舒清 白草 迎春 延年 人事多所不通也  
 122 了一容 金瓯 田裕民 马戎 光明正大 木兰  
 123 平常心 韩 自在逍遥 王子戊 兴华  
 124 海原人 宁平 宁夏作家协会 汉中王蓬  
 哈散·马知遥 宁夏作协

#### 卷五 油画

- 127 梳妆 休耕地之一  
 128 故乡的河之一 故乡的河之二  
 129 故乡的河之一(局部)  
 130 泾河源之一 高原湖  
 131 农闲季节 今日毛乌素之一  
 132 菜地 进村的路  
 133 菜地(局部)  
 134 沙枣树 夕照  
 135 贺兰山下 城外  
 136 被遗弃的村庄之一 防护林之一  
 137 防护林之二 沙漠深处  
 138 戈壁遗痕 休耕地之二  
 139 戈壁遗痕(局部)  
 140 被遗弃的村庄之二 红花渠  
 141 长城内外之一 长城内外之二  
 142 被遗忘的村庄之三 林间小路  
 143 冬灌 今日毛乌素之二  
 144 今日毛乌素之三 晚归  
 145 贺兰山初雪之一 泾河  
 146 四海无闲田 故乡的河之三  
 147 故乡的河之三(局部)  
 148 泾河源之二 黄昏  
 149 红城水的傍晚 贺兰山初雪之二  
 150 贺兰山下葡萄园 鸡群  
 151 后记

## 卷一 小说





## 开斋节

没有风。

沙麻子又圪蹴在南墙根晒日头。

家里暖暖和和的他待不住，偏偏就喜欢这么个。沙麻子两手筒在青布棉袄袖子里，嘴上叼着烟，时不时猛地嘬上一口，烟像小孢子的球似的往上翘，接着从鼻孔里冒出两缕青烟，这时，你才会觉得他是个活物。否则，你会以为那是一堆湿牛粪。

沙麻子定定地木木地傻傻地凝望着西面沙石公路上来来回回匆匆而过的行人和车辆，漫无目的地冷眼旁观地欣赏着，好像望着这个世界上别的族类在瞎忙活、瞎折腾、瞎捣乱，就跟看蚂蚁搬家，看驴或马倒换后腿似的。

离公路约莫一里半，闲得无事他就这么蹲着望着，无论冬夏就跟城里干部上班办公似的。多少年来，这便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修罢这条公路算是沙麻子当河滩大队大队长干下的最后一件事。粉碎“四人帮”那年淌冬水前，沙麻子领导河滩成百上千人大干十天，修通了这条路，结束了“晴天白茫茫，雨水水汪汪；蚊子咬蛤蟆叫，出门就把鞋脱掉”的无路可走的日子。河滩人真正有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阳关大道。

河滩大队是一片沼泽地，有“七十二连湖”之称。其实是黄河河道东移后留下的杂七杂八的沟沟汊汊。

通车剪彩那天，是沙麻子这辈子最得意最露脸最辉煌的时刻。全大队男男女女大人娃娃回民汉民见到他都远远地龇着牙脆脆地叫：“沙队长。”好像他们遇着了救命大恩人似的。教门深的老人甚至还恭维他说：“沙队长，这回您揽了个大大的塞瓦布<sup>①</sup>。”他们不再叫他“沙麻子”“犟麻子”“骚麻子”“鬼点子”。

后来，沙麻子又沿公路为河滩大队规划了一个新庄点，靠北头给自己也留了一块宅基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河滩人迫不及待地盖新房子搬家。不多时，河沿上的老庄子很快就成了一片废墟，新庄子有了一条宽敞笔直的街道。正当沙麻

<sup>①</sup>塞瓦布：伊斯兰教用语，阿拉伯语音译，意为赏赐、报酬、奖赏，指安拉对穆斯林善行的奖赏。

子自己想搬家盖新房的时候，人民公社散了。大队改村，在选举村委会时，他被一伙小杂种日鬼掉了，栽在了各生产队的贼会计手里。日他妈，阴沟里翻了船。他气得直骂娘。七个生产队，三十五名代表，事前他躺在炕上挨个捋了两遍，至少可得二十张票，可是结果他只得了两票。他明白支部书记罗木左一票，妻哥马彘子一票。他落选了，落得惨惨的。

他很恼火，也很悲哀。

他羞得无地自容。

他不想搬家了，没那个心劲了。他赖在原地不动弹，他要单门独户清静清静。一种离群索居的念头死死纠缠着他，他不想见旁人，他想旁人也不想见他。他想离任何人都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

“十个麻子九个犟，你扎扎实实一个死倔驴。”罗木左对他说，“你买条烟提两瓶酒去看看孙书记，别问过你好几回，还说要亲自来看你哩。”

“看就看，一个大麻子。”

“领导刚到任，看得起你哩。”

“你去说，我谢谢领导的关心。”

沙麻子心里说：球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娃娃，水利学校毕业，上过半年县党校，一到任就一日三醉，吃喝嫖赌样样挨边。过去说“修正主义”，那是在苏联，远着哩，像阿訇讲经一样。现在就在眼前，叫“腐败”，说是少数，其实有几个就够受了。过去，三年自然灾害低标准困难时期偷吃个馍馍多喝一碗稀饭，“四清”运动都要交代“多吃多占”。检讨、退赔、罚站、挨打，弄得死去活来。过去开会，不论公社、县上、省上二干会、三千会、四千会，上上下下领导群众都一视同仁：一人一碗羊肉洋芋粉条烩菜，一人一个半斤重馒头或者一老碗干饭，地上一蹲，各人吃各人的。要喝酒自己去买。现时，孙书记，球的……羞先人哩。

两天后，孙书记真的上门来了。罗木左在前、书记在后。黑狗使劲叫。罗木左喊：

“操，鬼点子，拦住狗。”

“你进，狗拴着哩。”

沙麻子还是迎出来，他知道保准有生人。

“老麻队长，你好！”

孙书记伸出手。沙麻子愣了一下，半天才迟迟疑疑伸出手。

“忙得很，今天抽空来看看你。你是老队长了，往后你要多多协助我工作啊！”

“那是自然。下级服从上级。”

“几次开会你都没去。”

“腔子疼。”

“家里几口人？”

“两口。”

“种多少地？”

“十五亩。”

“咋这么多？”

“女儿都嫁了，分的田都还在哩。”

“啊——”

“老婆子，抓两个茶。”

沙麻子掏出“金丝猴”香烟，敬给孙书记和罗木左。孙书记接过烟，放在炕桌上，掏出自己的“阿诗玛”，先给沙麻子，再给罗木左，最后自己吃一支，等沙麻子点火。他见沙麻子把过滤嘴擦掉，再把“金丝猴”在桌上磕磕，磕完接在“阿诗玛”上，两支烟驴球般长。

“噫，你抽烟还日怪着哩。”孙书记笑。

“惯了，老就这么个。”

沙麻子就这么个抽法，不知是为了节省一个烟屁股还是为了节约一根火柴。他也不愿意抽过滤嘴，那样抽总觉得像隔着衣服摸女人的肉身，不过瘾。

女人拿来三个盖碗茶。沙麻子说他不要。老婆子冲两个收走一个，笑笑对客人说：

“你们请！”

她临出门的时候，孙书记捧着说：

“老嫂子，给我们做啥好吃的？”

沙麻子不爱听，觉得很扎耳。日他妈，她可以做你的娘哩。不过嘴上却说：

“不知道你们来，想吃啥，我去买。”

“宰只鸡吧。”孙书记轻快地说。

“这两天鸡正下蛋哩。”

沙麻子心里烦他，也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他随口给他个软钉子。孙书记心里一惊，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到任这么些天来，不论走到哪个干部家社员家，没有不高高兴兴热情款待的。社员家里的土鸡吃起来味道就是比饭馆子里的肉鸡香。正是吃晌午饭的时候，他蛮以为沙麻子会受宠若惊，宰只土鸡美美吃一顿的，不曾想他还不给这个脸面。他自我解嘲打着哈哈说：

“舍不得就算了，说着耍耍的。别都叫你‘鬼点子’，往后你多给我们出些好点子，比吃你的鸡强。好，我们走。”

“我去街上买羊肉。”

“别麻烦了。”

送走他们俩，沙麻子像吃了个苍蝇，心里堵得慌。他想，他们谁对谁都没有好印象。不知为啥，沙麻子还感到一种屈辱。他恶狠狠地吐一口黏痰。咳——呸！球

的，半大个娃娃，牛皮哄哄的。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拽筋哩。河滩大队有今天，没有我的功劳还有我的苦劳哩。50年代修渠、60年代挖沟、70年代平田整地，粮食亩产从二百斤到五百斤到过一千斤，桩桩件件爷爷没给党丢过脸，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群众心里有一本账。你不让爷爷干，群众还不答应哩。罗木左是个软蛋，紧要三关的时候，下不了那个茬，降不住个人，他当书记也离不开我沙麻子。

沙麻子有恃无恐。

可是临到选举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自己是完完全全错了。一起共事多年的老部下老队长都离他远远的，生怕沾上了他，狭路相逢才不得不皮笑肉不笑地应付两句。沙麻子觉得气氛很紧张。会议开始，罗木左请孙书记先讲话。书记点燃一支烟，稳稳地吸上一口，慢慢才说：“今天选举河滩村领导班子，我代表乡党委乡政府表示祝贺！河滩大队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先进大队。过去的领导班子作了大量的工作，党和群众是不会忘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求我们的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沙麻子觉得碴口不对，当罗木左宣布完选举注意事项，他就明白他彻底没戏了。过去大队选举都是举手，一哄而过，心里不同意面情上过不去也只好跟着举。今天是画选票：同意的在候选人名字上画个“o”，不同意的画个“X”，不做记号表示弃权。正式选举时，代表们多数不识字，识几个字还没有个笔，于是三五成群请会计们代画。沙麻子拿过罗木左的笔，当着他的面，画了原大队会计一票。结果，大队会计当选。沙麻子被晒到了干滩上。他在家睡了两天，再不想出门，再不想见人。

公路上人声嘈杂，沙麻子远远地都能听见欢声笑语。今天是开斋节，回民的年，一大早河滩人都穿戴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成群结队往南面的清真寺涌去。这是一年一度最尊贵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整个河滩沉浸在节日的欢乐和兴奋之中。男满十二岁都要参加聚礼，聚礼完要念经走坟，一连三天，串亲访友互致节日问候。然而这一切对沙麻子来说，虽然近在咫尺却又相距那么遥远。他是不愿意回忆往事的，过去的都过去了。是好也罢坏也罢、高兴也罢痛苦也罢、辉煌也罢日赖也罢，都与现时不相干。他不愿劳那个神费那个力操那个心。他宁愿浑浑噩噩听天由命打发日子。可是今天他想起了他第一次参加开斋节聚礼，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有癞痢头马朶子，有罗木左、乌德、宰德，一伙半大朶子都拿着掀板子<sup>①</sup>在清真寺念经当满拉<sup>②</sup>，人多，大殿容不下，他们和一伙晚到的大人一起跪在院子里听阿訇讲“卧尔兹”。他们跪不住，不知谁恶作剧，放了个哑屁，这是在殿上不允许的。罗木左使劲用手巴掌扇鼻子：“哪个驴放的屁，臭死了。”谁也不吭气，他们勾着头咯咯咯地笑。边上几

①掀板子：牛肩胛骨，回民用它做学习用具。

②满拉：对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经堂学员的称谓，阿拉伯语“毛拉”的转音，意为通晓宗教知识的人。

个大人叫他们悄悄的，并用眼睛刺他们。他们笑得更起劲，惹得前后左右的人都呵斥他们下去净身去。那天聚礼完后，他大不问青红皂白狠狠扇了他两巴掌：“畜生，这是耍笑的地方？”到现在他都觉得冤枉，那不是他搞的恶作剧。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寺。过来就解放了，他一直当儿童团员当民兵当青年团员当党员当干部，从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辈子全心全意专心专意一心一意干公家的事，干大伙的事，干社会主义的事。破除迷信，反对封建宗教特权，进行无神论教育，破旧立新……运动一个接一个，哪个运动沙麻子都没有含糊过。河滩人一提起沙麻子都认定他是个卡非勒<sup>①</sup>。其实，这中间有些是沙麻子主动积极干的，有些根本就不是他干的。拆清真寺实实在在是秃驴马馥子的主意。“四清”运动后期，工作队搞思想建设。马馥子当大队贫协主席。为了迎合工作队的喜爱，他建议把当库房的清真寺拆掉，彻底与伊斯兰教决裂。工作队正好需要典型事例向上级汇报，马上叫新任大队长沙麻子拆寺。一座好端端的砖木结构的大寺，三下五除二，几天工夫就成了一片废墟。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叫落实民族宗教政策，“文化大革命”被拉下马的马馥子又猴戴礼帽充好人，领头写乜帖收钱重盖清真寺。这一拆一盖，把自己倒洗了个清清白白，哈拉姆<sup>②</sup>给沙麻子落下了。马馥子还当了寺管会主任，人模狗样地跟着阿訇到处念经吃油香。过去不许上寺，沙麻子不上寺，现在准许上寺，沙麻子也不想上寺了。卡非勒就卡非勒吧，他想。

院子里弥漫着羊肉和热油的香味。女人在灶房里炸油香和馓子，沙麻子使劲吸溜着鼻子，他有些饿也有些馋，但他不愿进灶房，妥了她会叫他的。女人也不像是先前的女人了，换了个人似的，总是恶言恶语，脾气暴躁，态度生硬。姐姐姐夫劝他不要有啥想法，叫他忍着些让着些，兴许是更年期综合征，过一阵会慢慢好起来的。凭良心说，四十岁过来，他才猛然发现她是个漂亮的女人，他一直以为她丑得不能再丑了。人高马大，好像被谁从头到脚使劲抻了一下，整个零零碎碎都变了形，让人看着就害怕，就提心吊胆。庄子里一帮骚男人给她总结了九大：脚大、手大、个头大、眼大、嘴大、鼻子大、奶子大、屁股大、X大。开始是悄悄地叫，后来当面也叫：“操，九大，你麻子寻你哩。”“操，麻子，你九大喊你哩。”他们也不在乎了，大就大吧，乡下人说说耍耍解个心慌哩。其实，她脸上哪个部件单独看都长得不错，摆在一起就别扭不协调，好像棋子大盘小，棋子要挤得掉下来似的。沙麻子记得那是七月的一天半夜，他被哗啦啦的水声吵醒。他以为天下暴雨了，担心院子里的胡麻遭雨淋。他拉开电灯一照，是女人在洗乌苏里<sup>③</sup>，圆滚滚白胖胖一个赤条

①卡非勒：异教徒。

②哈拉姆：坏事。

③乌苏里：淋浴。

条的陌生女人展展地呈现在他眼前。他很难为情，立马拉灭了灯。结婚那么些年，他当真没好好见过她的肉身。他有些惊诧，有些激动。他想再拉开灯好好看看，又怕她生气。他觉得浑身燥热，坐起身来。人他妈的也日怪，同是一个人，一瘦一胖咋就错得码子那么大？现时她一胖，人马上变白了，长得舒展了匀称了顺眼了。生活苦营生累埋没了她委屈了她，他替她不平起来。穿戴也好心情也好，对女人都很重要。沙麻子觉得这辈子亏待了她冤枉了她。中间要不夹个舍舍子，兴许他们一开始就不会觉得是委曲求全是凑凑合合了。青梅竹马，顺理成章，会死心塌地一门心思过日子。沙麻子五九年大炼钢铁从贺兰山回来，他往炕杓晃一蹲，半句话没有。爹娘知道他的心思，干着急没招数。说了无数家姑娘，一相亲别调头就走。眼望着年岁越来越大，和他一般大的男男女女都结了婚生了娃，整个庄子就筛下他和她。姐姐硬着头皮劝：“庄子里就剩你们俩。我说个不该说的话，瘸驴配瞎马，你们谁也别嫌弃谁，你心劲再高，真主不给口唤，你也是个枉然。舍舍子长得心疼，别到兰州去了，嫁了人生了娃，你不是痴汉等丫头吗？我说兄弟，想开点，就是她。真主的前定，拗不过的。”沙麻子没有发火没有吼叫，姐姐就知道他默许了同意了。多少给了些彩礼扯两身穿的，道过喜<sup>①</sup>不几天就结婚了。公共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倒省了请客送礼一摊子事。两人都不称心，两人都不满意，两人都觉得委曲，可是还得在一个炕上滚。头些年，一和她干那事他总闭着眼想到舍舍子白白嫩嫩软软乎乎娇小的肉身。其实他们不过就挨了一次，好像一生一世再忘不了。浪罢稻子，他们浑身上下都满是泥点子，他们你望我笑我望你笑，都成了麻子。他们到渠边洗手洗脸洗脚，不知咋的舍舍子就掉进了渠里，胡乱喊救命。起初沙麻子以为她是要着玩，见她喝了几口水他才跳下去救。沙麻子一拢她的身，她就死死地箍住了他。他把她抱上岸，他们第一次脸对脸胸对胸紧紧地贴在一起。当时并不觉得，那味道是沙麻子后来慢慢回味过来的。越回味越甜蜜。他记得那是初级社转高级社的时候。舍舍子家成分高，但大哥在兰州当干部，渐渐把兄弟姊妹都迁出去了，舍舍子是最后一个。她走的时候把他叫到渠边红柳树下。

“我哥要我去给他看娃哩。”

“还回来不？”

“晓不得。”

“别回了，找个婆家好好过日子。这地方苦的。”

“那你哩？”

“我一个丑八怪。”

“人心好就成哩。”

<sup>①</sup>道喜：回族婚俗，指订婚。